

劉巧兒

奶奶生病以後，同爺爺一起從鄉下搬到了我家隔壁的單元樓，但我看望爺爺奶奶的次數卻並未因此增多：我家的慣例是不逢佳節不必探（是指我和母親，父親倒是去得頻繁），三百天算下來，應有臘八一次，爺爺喜歡在臘月八買爆米花分給我吃，不淋焦糖，寡淡無味，我總想要逃避；除夕夜一次，晚七點附近的那半小時，百無聊賴地坐在奶奶家淡粉紅的沙發上，為著不能在自己家和父母共度完整的除夕而遺憾；另有就是奶奶或爺爺大病住院，儀式感頗顯地巡迴一次，只當履行義務。這樣算下來，平均也祇有一年五次。

如此不難想見，我與奶奶之間，其實也並無多少溫情回憶可言。她去世時是還是肺炎肆虐，人人自危，我也幾乎閉門不出，悶在家中備考。清早母親把我還在床上的夢魂招起，洗漱、穿衣，匆匆越過四道門來到奶奶的遺骨面前，如此具有衝擊力的畫面掀開了我新的一天。父母親叫我跪，我卻彆扭起來，不情不願。我要怎樣跪一具我無甚瞭解、甚至叫不出名字的身體？那一刻，我突然糾結起奶奶叫什麼名字，我的確有聽父親提起過許多次，但呆立的那個我卻沒有任何頭緒。

站在靈床前魂思飛蕩的瞬間，才突然發現，我與奶奶，其實是互不相識的。

奶奶生病太早，阿爾茨海默症的奇怪魔術，讓她勞苦一生收集攢下的全部記憶羽毛，忽忽然變作翩翩蝴蝶飛走。每每想到奶奶，都覺心裡五味雜陳，也許有遺憾、悲憫、內疚、驚疑、慌亂，甚至有恨，但獨獨沒有親愛。我對奶奶，大約是沒有親情的——或許因為從我能夠認識奶奶時，記憶就已經開始拋下她遠去了，在奶奶的腦海中，從來都不存在我這樣一位小孫女；而對我來說，奶奶也已經不是奶奶，而是一位無法觸碰的病人。我仿佛是透過隔膜、坐在魚眼鏡頭裡看她：她就坐在那裡，坐在那只鋪了花色軟墊的輪椅上，雙手因防其亂抓而被戴上了一對乒乓球拍狀的手套，可即便如此卻依舊不知疲倦地揮舞著；銀髮和紅色保暖衣相映襯，形成一種湊巧而淒涼的時尚，又有珊瑚絨的粉紅睡褲遮掩了瘦削的雙腿，卻從沒有人問過奶奶是否喜歡這些艷麗的顏色。她就坐在那裡，坐在輪椅上，保姆阿姨在身後把她從臥室徐徐推到客廳，和沙發上的爺爺形成一個堅硬的九十度角，三個人就盤旋沉默。奶奶坐在那裡，不是沉默著，就是將死一般昏睡著，有意義而無法被解讀地叫喊著，不知是食是藥地吞嚥著，記憶裡呢喃著。她坐在那裡，就像是所有人的虧欠。奶奶一生誕下二女二子，生我父親時已是四十一歲，父親的身體已經不怎樣好，奶奶的身體則是更差。看似是奶奶哺育了整個家，實

則是整個家育生了奶奶，所有人互相猜忌，漠視，利用，顧此失彼，最後吐出一團人類苦惱和欲念的混合，降臨在奶奶身前的命運。奶奶如此死去而如此生活，這個家裡的所有人都難逃其咎，我也不例外。

現在想來，或許病痛是奶奶自己送給自己的解脫，讓她在那段人生的自動傳輸帶快要將她運送至終點的一刻，逆著召喚向回跑去。她變得像個嬰孩，變得癡呆又瘋狂，快樂就多吃多吐字，不快樂就大哭大叫、大吵大鬧；愛憎分明，直來直往，永遠認得珍愛的人，即父親，也偶爾恨令她不快的人，即爺爺，而對像我一樣的過路人，則毫不關心。家人禁止她踏入廚房，因為她會把醬油醋等調味料的瓶蓋掀開一一品嚐，藥片鈕扣鑰匙紙巾等奇形怪狀的天外來物會被她一視同仁地往嘴裡放，嬰孩般摸索著模糊的四周之時，莫名其妙地爬向她的新生。奶奶複雜而難以言說的一生被她永遠暫停在了六十歲，或者七十歲，從一個神秘而作怪的起點開始，記憶靜悄悄地向內折疊，從午飯吃了土豆，到前年的年曆，到父親新婚，到子女遠遊，一直一直回撤到青春年代，如此拼命而急迅地奔跑著，遠離晚年病痛和中年苦難，終於尋覓到一片芳菲的天堂。也許奶奶才是這個家裡唯一擁有來世，唯一升上天堂，也唯一獲得永生的人，或許因為上天也覺虧欠。

記得那天父親叫我同他一起去看奶奶。我站在公寓客廳的中央，聞到溫暖而乾燥的空氣中有長年護理病人會有的一種特殊的熱臭，頓覺嫌棄，大衣都不願意脫，背對沙發上的奶奶和父親，注目著牆上的鐘錶。忽然聽到背後，父親那爲了讓耳朵不好的奶奶聽清，而釋放的大聲問詢：

「什麼？」父親喊道。

父親又問，「什麼書包？」

我回頭看，奶奶忽然拉起父親的手，面露難色，漏字堪堪夠人猜出內容：「你的書包去哪了？不是去上學了嗎？」

父親愣在原地。

無從得知奶奶究竟把西裝革履的父親認成了哪一版懵懂莽撞的少年。父親已經長得那麼高大，少年時代的板寸也長了，學會了領帶的打法，可一旦出現在奶奶的面前，似乎還是讓她做起了那個酷暑的某一天，偷偷拿出幾毛錢叫小兒子買冰棒吃的夢。

偶然間看到電視上在播有關阿爾茨海默症病患的公益廣告：聚餐時，一位患病的老父親突然在飯桌上發作，徒手將餐桌上的餃子揣進了自己的衣袋，兒子來

阻止，而老父親喃喃道，「我兒子最愛吃這個」，以此來呼喚一種愛。的確感人，父親看了竟淚光閃閃——但看到影片的片刻，我居然在想：為什麼奶奶最後留給眾人的，只是如這一支廣告片般的，一個戲劇化的、病人的背影呢？腦海裡那些代表了奶奶的符號，不過是開給保姆阿姨的賬單，父親於凌晨接到電話後在玄關發出的倉亂雜響，還有充滿原始力量、惹人厭煩的呼叫——不是很可悲嗎？而我這篇不像悼文的悼文，竟也是只關心她的病痛，不是很令人難過嗎？

冬日，如出嫁時的那隻香奩閉合般，奶奶的生命終於完成了最後的折疊，精巧、清脆，睡夢中長往，不願打擾誰似的，又整潔得仿佛沒有一絲留戀。

她有跑回起點，抓住屬於自己的新生嗎？

奶奶走後，我去看爺爺的次數更少了。我不大喜歡爺爺，一個難對付的老人，奶奶生病後，心情好時，他用老年機給奶奶播〈劉巧兒〉，心情不好時，就因奶奶亂動手腳或者忘記吃藥而責罵。我不知他待奶奶到底如何，總之聽過父親的轉述，說處於遺忘螺旋中的奶奶某一次深陷遙遠的記憶，抱怨爺爺曾經對她的打罵，從中似乎依稀可見。奶奶的病是一隻屬於自己的竹籃，記憶之海從天而來，能夠殘留在竹籃縫隙裡的滴滴點點，都是濃墨重彩的愛恨。余命二十年如同一場電影，長長的百年走馬，刻骨銘心，或許化成灰都記得。

可我希望她能在往生之路上，一一拋捨，不要記得。

後來在街上偶然聽到兩句熟悉的戲曲，驚覺是〈劉巧兒〉，瞬間想起了奶奶。我不懂評劇，也不懂〈劉巧兒〉，只記得爺爺曾經說過，〈劉巧兒〉是奶奶最愛聽的戲。說是奶奶最愛，其實我也未曾向奶奶求證過，不過是爺爺說奶奶最喜歡，又總是播放，慢慢將其和奶奶聯繫在了一起。倘若爺爺所言不虛，那麼奶奶為何如此喜愛〈劉巧兒〉？戲詞唱得模糊難辨，只知道大致是要鼓勵女性追求戀愛自由與婚姻自主；而又唯有前兩句在奶奶家聽得最多、最熟悉：「巧兒我自幼兒許配趙家，我和柱兒不認識我怎能嫁他。」或許是因注目著奶奶而覺刺痛，我總隱隱希望奶奶年輕時能有一段無懈可擊的美好時光，仿佛如此便能和中晚年的歲月稍作抵償。不知真實情況究竟如何？父親講過，奶奶不曾讀過書，卻貌美，遇到略識得幾個字的爺爺追求，婚事就四兩撥千斤地了定了。奶奶究竟愛誰？奶奶究竟有沒有愛過？奶奶的生活究竟如何？奶奶如此喜歡〈劉巧兒〉，和自己的婚姻遭遇有關嗎？假如奶奶能像劉巧兒一樣重新活一次，一切是會變得不一樣、還是依舊落入相同的結局？在另一個世界，奶奶和劉巧兒，會不會本就是同一個人？